



21

克爱情

薛燕平 著

能给一个小女人
最好的临终关怀，
只有爱情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21 克爱情

薛燕平 著

© 薛燕平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1 克爱情 / 薛燕平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13-2875-5

I. 2… II. 薛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378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0599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: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鞍山市天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30mm×210mm

印张: 7 插页: 2

字数: 133 千字

印数: 1—6 000 册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温去非

责任校对: 史丽华

整体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3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无论如何，爱是已经产生了，再也不能没有了。因为我不能承受它离去的痛苦，所以，我不要它消失。

——题记

我和梁雨最终吹了。我把原因归结为三条：第一，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。第二，我比梁雨大七岁。第三，我已人老珠黄。最后这条，其实是同梁雨告吹以后的真实状况，同梁雨搞对象的整个过程中，由于荷尔蒙分泌得比较旺盛，每每照镜子的时候，还要感叹自己的“风韵犹存”。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，只能靠自欺欺人过日子了。

梁雨只是冲着我微笑，微笑里面有明显的不屑的意味，当一个人觉得一件东西已经对他（她）不重要的时候，一般都会采取这种态度。

微笑结束，梁雨开始说话，他的声调不像平时那么高亢，显得低沉、有质感，让我想起哀乐。果然，他在为他的爱情致悼词了。首先，他告诉我，在我们搞对象之前，他就知道我离过婚，如果他不在乎我这点，就不会同我搞。其次，女人大几岁小几岁，对他来说无所谓，这在我们搞对象的整个过程中他已反复强调多次。

我离开杂志社以后，一直在一个朋友的文化公司里帮忙，时间比较富裕，所以几乎总想着我和梁雨的事。话说



回来，对于女人来讲，再忙的事业也要给爱情让位，这是天注定的事情，谁又能改变呢？

我干脆向我的朋友请了假，说老家来了亲戚。朋友笑了，她知道我在撒谎，但她不想戳穿我。她收起笑容，换上一副关切的神情，让我尽管照顾家里，公司里的事情自然有人替我做的。

下午四点钟，我给梁雨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。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儿，我说找梁雨，她二话没说就把话筒给了梁雨。这时我彻底感觉到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对于梁雨来说都是多余的了，比如我的身体、我的思想、我打给他的电话以至我的存在……梁雨说可以一起吃饭，他在“可以”二字上加重了语气。我想他已经从我的语调里感觉到一个失恋女人的可怜巴巴的乞求，他的行为也就成了一种年轻的施舍。

我们约好八点在美术馆附近的红狮西餐厅会面。五点刚过一点儿，我就开始打开衣柜找衣服，打扮。我很清楚自己的举动跟拿破仑的滑铁卢没什么两样，说穿了，无非一个女人在无望的爱情面前的垂死挣扎。但我知道我得成全这个成语，否则我就失去了高尚，因为我还不想死，人不死就得高尚，不管是真还是假。

最终我在衣柜里选了一件灰色的毛衫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。临出门的时候，看见大姑夫站在院子里怜悯地望着我。我一边穿那件半长的深灰色呢子外套，一边对大姑夫说，晚饭不在家里吃，别等我。我打开院门的时候，

只听大姑夫小声说了句什么，大概是“一些事情不用太认真”一类的套话。

严格地说，红狮西餐厅只是个酒吧。外间有三四张小圆桌，聚集着几位住在附近王府井饭店（不是王府饭店，王府井饭店要比王府饭店低一个“星”）的外国人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他们的气色和神态都健康极了，这么说吧，只有财富和文化才能造就出这种健康。我像只老鼠似的，灰溜溜地穿过那些香喷喷的外国人，径直走进里间。

我找了一张紧靠里边的桌子坐下，一个矮个子的服务生走过来帮我点燃了蜡烛并问我喝点什么。我抬起头，却见梁雨朝这边走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，我的心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。梁雨伸出手为我们介绍：这是小冀。然后指着那女孩儿对我说：小冀，这是小凌。

小凌冲我点点头，一屁股坐到刚才我坐的椅子上，扬起头对梁雨赖唧唧地说道：“我饿了，快点菜吧。”

服务生拿来三份菜单，小凌先点好了，噔噔地跑去卫生间。只剩我和梁雨的时候都感觉到有些不自在，我对着菜单胡乱地指了指，就让服务生把菜单拿走了。梁雨却像读一本书似的没完没了，还用手指一行一行地比着。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方法来排遣我们之间的尴尬。

小凌回来了。她甩着两只湿手，嘴里不停地唠叨：太脏了太脏了，居然还有避孕套。

最先上来的却是我的菜，德国牛扒托蛋配土豆时蔬。我说了声不客气了，就拿着刀叉挥舞起来。吃的间歇看到

梁雨和小凌大眼瞪小眼，一副馋相，就打心眼儿里乐。

梁雨和小凌的菜就像商量好了似的，一起上来了。而我的菜已吃了大半儿，如果放慢速度，好像我迁就他们，有失自尊，我索性加快速度。三下五除二，最后一块牛扒扔到嘴里，我就对着那只空盘子发愣。梁雨抽空从他的盘子上抬起头对我说：不够可以再要。

他们俩的盘子也都空了的时候，大家就都无聊地开始嚼牙花子。梁雨的声音最响，一边嚼还一边用手去揪塞在牙缝里的肉丝儿。小凌用一根儿牙签儿剔牙，丝毫不加掩饰，露着一口整齐得让我嫉妒的牙齿。借着微弱的烛光，我看到小凌那张皮肤细嫩无一丝皱纹的脸。我忍不住问道：

“你多大？”

“二十五。”

声音很随意。说完，小凌还冷冷地看我一眼。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岁月的藐视，我比面前的这个女人大十五岁，足足可以做她的母亲！我像一只遇到了水的糖塔，无可挽救地倒塌下去。

说什么都是多余的，我除了将爱情拱手让出来还能做什么？

于是我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梁雨和小凌，望着我逝去的爱情。

“我先告辞了，你们玩儿吧。”

梁雨慌忙去买单，然后说，走吧，去 JJ 蹦一会儿迪。那更不是我去的地方。小凌看出我的心思，她很乖巧地搂

着我的肩说，其实你显得挺年轻的。

第二天是周六，赖在床上不起。电话铃响，是女儿蓓蓓，她跟我的前夫住在亚运村。前夫已经再婚，一个比我小六岁叫文蕾的漂亮女人代替了我。蓓蓓要来看我，我说来吧。放下电话，觉得下身异样，起来一看，来例假了。拉开衣柜的抽屉，拿出一包苏菲牌卫生巾，取出一张粘在一条干净的内裤上，将弄脏了的内裤换下来随便地仍在椅子上。

躺回到狼藉的床上，抚摸着扁平得一塌糊涂的乳房，无奈之情油然而生。早几年，每到来例假的时候，乳腺增生便会加剧，虽然疼痛，然而乳房却因此胀得极其饱满，望着镜子中那对丰满的乳房，倒也乐在其中。一次体检的时候，一位长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的男大夫恫吓我道：

“会癌变的！”

我疯狂地吃了半年的药，终于将我那一对“饱满”的乳房吃平了。

看看窗外，说不出天空是什么色儿，一会儿一股旋风，刮起的沙粒儿打得玻璃梆梆响。北京人的脾气纯粹是让天气弄坏的。

九点半的时候有人敲门，我以为是蓓蓓，一搭腔才知道是大姑夫。问有什么事，他说要出去，今天又要来送煤，问我在不在家。我说在，一会儿蓓蓓还来呢。

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一身绒衣绒裤，开开门，到厨房

去吃早点。刚拉开厨房的门，就听见院子里蓓蓓喊妈。赶忙往回走，蓓蓓正在拉我的屋门，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个儿男孩儿。

“在这儿呢。”我说。

蓓蓓一回头，看见我就笑了。我问她笑什么，她说：

“妈，就你这身打扮，哪个男人会喜欢你。”

然后转过身，拉着那个高个儿男孩儿告诉我他叫李杨，跟给唐老鸭配音的那个李杨同名。

蓓蓓坐在沙发上，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我，“我爸给你过生日的，让你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。”

我刚把钱放在桌子上，蓓蓓突然跳起来，搂着我的脖子道：

“妈，咱们去热带雨林西餐厅吃西餐吧，我喜欢那儿的黑椒牛排。”

蓓蓓身上那种女孩儿特有的甜美气息朝我扑过来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李杨可以同去吗？那还用问。

我突然想起送煤的还没来，这时候小姑回来了。小姑说，你们走吧，我招呼送煤的。

没想到热带雨林餐厅那么红火，真正是座无虚席。我们等了二十分钟才进去，正赶上那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大猩猩狂吼，餐厅里所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女人和女孩儿都假装害怕地捂着耳朵。其实，现在女人的胆儿早就大得不能再大了，就算强奸这种过去看来纯属犯罪的事情，好多女孩儿都嘻嘻哈哈地表示过：要是对方高大威猛英俊潇洒

……也无妨啊。

我们坐一张四人桌，蓓蓓和李杨坐一边，两人同看一份菜单，十分亲密地挤在一起商量吃什么沙拉，喝什么汤，然后要什么主菜、饭后甜点，那样子像是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方程式。我问蓓蓓最近功课学的怎么样，班里能排第几？不等蓓蓓回答，我就拿出家长的姿态，告诉她初三的学习多么重要，关系到以后的升大学、找工作找对象，甚至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。蓓蓓一开始还瞪大了眼睛打量着我，后来干脆同李杨谈起学校最近开通网站的事。我也就像一只撒了气的皮球，慢慢地瘪下去，拿起手边的菜单研究我今晚的菜谱。

等菜的时候，我无聊得将桌上那只白瓷的烟灰缸，不停地从左手捣腾到右手。蓓蓓和李杨聊得热火朝天，内容大概是班上的谁和谁在拍拖，谁和谁已经 kiss 了，谁买了一只最新型号的诺基亚手机，上课时让老师发现没收了，然后找了家长等等一些同学的“花絮”。

蓓蓓突然将目光停在我摆弄烟灰缸的手上，然后说：

“妈你为什么不抽烟呢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抽烟呢？”我停住手反问。

“抽烟会给老女人增加风度。”

“我真那么老……”

我感到声音是从身体的最深处挤压出来的，透着一股绝望，就算一个初三的学生也不会听不出来。果然，蓓蓓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歉意，然后，她竟说了

一句小凌说过的话：其实你显得挺年轻的。

还是我的菜先上。至少我在这个世界上算是有口福，这一点让同我一起吃过饭的人都嫉妒。我故意将手里的刀叉挥舞得花里胡哨的，让我面前的这两个小嘎巴豆儿口水都快搂不住了。不过蓓蓓的黑椒牛排很快也上来了，而且一望便知比我的菜的质量要高出许多，尤其是我的盘子里此刻已经是些残羹剩饭，就更加失去了可比性，而且我的食欲已经得到了满足，所以情绪也就同食欲一起一落千丈。我放下手里的刀叉，冷漠地看着两个食欲很好的中学生狼吞虎咽。

我问蓓蓓：你爸爸现在好吗？生意还顺利吧？蓓蓓想了想，说生意好像还可以，就是文蔷总是同他闹别扭。前几天因为文蔷要买一件皮衣，两人大吵一架。我说一件皮衣有什么可吵的，不就是几千块钱吗？蓓蓓说，文蔷的皮衣足足有七八件，每件穿的次数不超过三次，她根本不喜欢穿皮衣，她亲口说过，她说人一穿上皮衣整个就是一只小动物。那她干吗要买？要面子，新鲜，刺激，过瘾……还能是什么，一个女人要她喜欢的东西，还要什么理由，喜欢就是理由。

我低着头，琢磨着蓓蓓的话。蓓蓓拽着我的袖口说：妈，你就是不懂这个，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，没有男人会真正爱上你这样的女人的。

甜食上来了，是两个一样的果仁布丁。蓓蓓吃了一口，甜蜜地笑了，她用小勺小心翼翼地在那块松软的布丁



上挖了一小块儿，送到我的嘴边。我吃下那块甜腻腻的布丁，马上就觉得不舒服，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持续到走出热带雨林餐厅。刚出餐厅，蓓蓓他们马上跟我挥手拜拜。

我承受着那种呕吐的感觉，坐在东方广场一家服装店门口的一把塑料椅子上，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发愣。

这时我看见了小姑，她穿了一身紫红色的薄呢套装，一双黑色的擦得锃亮的高筒靴，臂弯里搭着一件质地极好、灰白相间的羊绒大衣，身旁是一位身材笔挺、油光水滑的男人。小姑也看见了我，冲我招手。我只得站起来朝这对恋爱中的妙人儿走过去。

不用介绍，油光水滑的男人就是×医院的内科专家，治好了小姑胃病的大夫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，多年的陈病治好了，还碰上了一个钻石王老五。小姑的病治好不到半年，内科专家的老婆就死了，就是上帝也安排不了这么好。

看得出，小姑同内科专家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，在我们说话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小姑的一只手始终没能停止对于内科专家的全方位的抚摸，一开始是胳膊，然后是后脑勺，再后来是肩膀、后背、腰、屁股。我私下里想，要是允许（比如小姑再矮点），小姑会连他的大腿小腿甚至脚丫子都摸遍的。

我问小姑煤送来了？小姑说欧阳回来了。她从不管欧阳叫姐夫。她突然拉住我的手，问我的气色怎么会这么差。我说可能刚才吃的有点不合适。这时候一直沉默地站在一

旁的内科专家却开口了，他让我最好去医院查一查，这个岁数容易出问题，并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，内科专家叫张文正。

那天我是从东方广场的东门出来的，小姑他们邀请我去跳舞，被我谢绝了，我一个单帮儿，跟在他们甜蜜的身后，除了当灯泡还能当什么。再说我不喜欢舞场的气氛，男的都跟太监差不多，一个个屈腿弯腰的忙的够呛，而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们居然任由那些太监们挑选，简直就把自己摆放得连宫女都不如。我眼看着小姑被内科专家拥着进了自己的那辆“捷达王”，内科专家很绅士地先为小姑打开车门，安顿好小姑，然后才打开司机位置的车门，动作十分麻利地发动了汽车。

我决定步行回家，东单离东四北大街也就四五站路。

就在我走到灯市口那个中国书店的时候，突然觉得一股酸水从胃里陡然涌上来，直冲嗓子眼儿，我还没来得及产生压制它的念头，只觉得嘴里一阵热辣辣的感觉，我下意识地一弯腰，“咕噜”一声，虾酱似的一堆东西就吐到了地上，接着就是一阵头晕。我扶着路旁的铁栏杆，闭着眼站了一会儿。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前一阵金星飞舞。我想打辆车，可招了半天手，所有的出租车都有人，仿佛故意跟我作对似的。

第二天我就去了×医院，张文正不在门诊，问内科分诊台的护士：张大夫去哪了？护士头也不抬地说：可能在



病房。我问怎么才能找到他，护士说：那你就去病房找，或者呼他。停了停又说：你呼他恐怕他也不会理你的。我只好给小姑打电话，让小姑同他联系。不到一刻钟，张文正气喘吁吁地跑来了，他满头大汗地站在我面前，用手理他湿乎乎的头发，然后从白大褂儿上边的兜里掏出一块面巾纸擦汗。我这才注意到医院里的温度很高，好多来看病的人都面红耳赤的，一副气色极佳的样子。

他问我哪儿不舒服，我说恐怕是胃，不想吃东西，昨天晚上还吐了。

“我们分手以后？”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大夫特有的职业性关注。我点头。他把我带到内科的第二诊室，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大夫正神态安详地为病人看病，他的两侧坐着他的两个虔诚无比的学生。张文正走过去，凑到他的耳旁小声嘀咕了一会儿。中年大夫抬起头看了看我，示意我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等一会儿。我旁边还有一张空的椅子，张文正却并不坐下来，也没有走的意思，像一截儿白木桩子似的牢牢地戳在我旁边。

我抬起头小声对张文正说：“你要是有事就忙吧，看完以后我会将结果告诉你的。”

张文正面带微笑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这时他上面口袋里的呼机响，他掏出来看了一下，然后低头对我说，病房找他，去去就来。犹豫了一下，他让我干脆看完了去病房找他，住院楼五楼靠东边的七病室。

张文正走了以后，我就专心致志地看中年大夫看病。

一望而知，此刻坐在病人位置上的是一位老农民，看上去大概有七十岁左右，面容枯槁，身后站着一男一女，应该是他的儿子和儿媳。大夫慈祥而大声地对老人说：

“住院做了手术就会好的。”

然后就让老人的儿媳搀着老人出去，又示意老人的儿子留下来。我听到大夫低声对老人的儿子说，老人得的是胃癌，已到晚期，手术以后要化疗，需要一定的费用，要老人的儿子做好准备。老人的儿子——一个身材又矮又壮、面色极其红润的中年汉子竟然在一瞬间泪流满面、泣不成声。他恳求大夫尽量给他父亲用最好的药，还说钱不成问题，这两年他们家开了一个食用菌厂，年利润至少有二三十万元。大夫转头示意我坐到他面前来，又对泪流满面的中年农民说：

“那就好，有钱就好。”说着顺手将他的学生开的一张住院单递给中年农民，让他到门诊楼后面的住院楼去办住院手续。

直视着我的，是一双标准的大夫的眼睛——对于病人的热情（不如说是对于疾病的热情）被封闭在一层透明薄膜的后面，我确认，世界上除了大夫看病人的目光，没有谁能够做到如此的坦然和安定，也只有技艺超群的大夫的目光，才有那种深厚的悲天悯人（不管他是不是演出来的）。

我刚说出“胃不好”三个字，大夫就开始吩咐他的左右两个虔诚的学生开单子，诸如 X 光片，预约 B 超的，还有做胃镜的。

接着他问我多长时间了，我问什么多长时间，他用右手握着的那支蓝色的圆珠笔指指我的胃部：“不舒服，或者疼痛。”我告诉他大概有半年左右。他抬起头望着别处想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

“就先这样吧，你去做一些检查，等结果出来以后告诉我。”

照完了 X 光片，就去 B 超室预约时间，我看着那张做胃镜的单子发愣，拿不准主意是做还是不做，因为听说做胃镜挺难受的。我想让张文正帮我拿主意，就去后面的住院楼找他。

上了五楼，走到七病室的门口，我向一位正往出走的小护士打听张大夫，她反问我哪个张大夫，我们这儿有七八位姓张的大夫呢。我说是张文正大夫，这时，却见张文正从一间病房里走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一大帮年轻的实习大夫。张文正一抬头看见了我，撇下一帮实习大夫径直朝我走来，问我怎么样。我把胃镜的单子递到他眼前，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。他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诊断方法，比如……我说是，X 光片已经出来了，还预约了 B 超。他拿过我手里的 X 光片，走到一间病房的门口，借着光亮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X 光片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有一些轻微的溃疡。等做了 B 超再说。”

我问他有没有必要做胃镜，他看出我对胃镜的恐惧心理，让我不如暂时不要做，等 B 超的结果。说完就走回到